

# 恶僧传



# 恶僧传

古彭肖宇 著

上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流传广、群众印象深的民间口头文学，经作者深入调查，广泛搜集，采百家之长，加工创作成这部小说。

它不以荒诞离奇而取宠，不以低俗刺激而招徕，而以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给人以美的教育。以磊落正义的威召给人以向上的力量。

故事描写的是明朝正德年间，峨嵋山僧人欲称霸天下武林，上与奸臣勾结，欺骗天子；下与武林败类结党，到处烧杀奸淫，无恶不作。扬州武林名师吴延衡，奋战恶僧，被恶僧施奸计打断双腿，赶出家门。吴的儿子三元，为灭恶僧拜名师、苦学六年。与师姐携手并肩战凶顽，经历了一场场恶战，其德、其艺受到少林、武当、华山、昆仑等武林名宿的爱戴，天下武林团结合作，歼灭了恶僧。可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，欲称霸者遭灭亡。

该书文字朴实流畅，读来朗朗上口，情节起伏跌宕，险象环生，情节出人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是一部雅俗共赏、独树一帜的武林佳作。

# 回 目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横行无忌<br>忍辱衔恨 | 恶僧大闹扬州府<br>老侠避居家堂庙 | ..... 1   |
| 第 二 回 | 仇深似海<br>情重如山 | 少年学武投名师<br>侠女传艺结鸾盟 | ..... 23  |
| 第 三 回 | 因爱成仇<br>报恩获怨 | 宵小借刀杀情敌<br>恩师一怒驱贤徒 | ..... 41  |
| 第 四 回 | 一腔仇恨<br>满怀悲愤 | 少侠独战笑弥勒<br>百姓共祭吴三元 | ..... 63  |
| 第 五 回 | 柔情缱绻<br>师恩浩荡 | 赛花蝴蝶救夫婿<br>铁打神人允姻亲 | ..... 83  |
| 第 六 回 | 群贼围山<br>双小探寨 | 打开玉龙飞彩凤<br>误入陷阱困蛟龙 | ..... 100 |
| 第 七 回 | 沆瀣一气<br>敌忾同仇 | 僧寇结盟施毒计<br>豪杰挥刀斩五鬼 | ..... 121 |
| 第 八 回 | 力斩恶僧<br>计捉公子 | 群侠血洗大佛寺<br>淫妇逃匿密松林 | ..... 140 |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 九 回   | 金兰断交<br>叔侄绝义 | 神拳重创骆梧桐<br>怪剑成全追魂侠 | ..... 162 |
| 第 十 回   | 正气凛凛<br>妖风阵阵 | 群侠大战荷花岛<br>恶僧立播西黄庄 | ..... 181 |
| 第 十 一 回 | 连损四僧<br>力挽败局 | 妖尼一怒残少侠<br>天珠嘻笑毙凶僧 | ..... 201 |
| 第 十 二 回 | 贼女盗宝<br>猛虎叼子 | 知府献计聘英雄<br>少年遇险拜名师 | ..... 230 |
| 第 十 三 回 | 忍无可忍<br>难上加难 | 天珠一怒惩刁徒<br>淫女爱貌逼豪杰 | ..... 254 |
| 第 十 四 回 | 夜审淫贼<br>力战恶僧 | 怪侠心生缺损计<br>豪杰口吐不逊言 | ..... 278 |
| 第 十 五 回 | 鏖战佛寺<br>回师察院 | 侠僧自裁惊魂魄<br>叔侄相逢泣鬼神 | ..... 302 |
| 第 十 六 回 | 双侠献技<br>小非施智 | 绝艺超群惊千岁<br>怪刑骇众审恶僧 | ..... 326 |

## 第一回

横行无忌 恶僧大闹扬州府  
忍辱衔恨 老侠避居家堂庙

残冬刚罢，春暖冰消，到处是绿树葱茏，碧水潺潺，奇花竞放，异草织锦的蓬勃春景。在这春色如画的长江北岸，镶嵌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——扬州。

这一天，日出三竿，风和日丽，乡间的百姓从四面八方奔扬州而来。他们有的买，有的卖，有的听唱看戏，有的游山观景逛古城。扬州十里长街显得分外繁华热闹。

这时，城郊大道上大步流星赶来一个高大和尚，其身后跟着八个小僧人。一行九人进了扬州城门，惹得一街两巷的人们停足注目，议论纷纷。这和尚身高八尺，明光锃亮的秃头，迎门有九个戒疤，面如银盆，两抹浓眉，一双鹰眼，酒糟鼻子，灰僧衣，白护领，高靛白袜，足登青缎子开口僧鞋，腰系宝蓝色丝绦。肋下悬挂一口佩刀。双手平托着一座黄澄澄的半身铜佛像，足有六百斤开外。然而，他一不发喘，二不出汗，走起路来，一步三摇，潇洒自然。众人异口同声称赞：“好大的力气！”不少好奇之人紧紧跟在和尚们身后看稀罕凑热闹。

不大一会儿，九戒疤和尚转到一条大街上。这条街叫广陵大街，东西走向，南北铺户。在大街中段，坐北朝南有个

门面，店堂不算大也不算小，内外粉刷得干净明亮。大门两边的石灰粉墙，泥得平滑雪白，右边墙上用红漆写着一个斗大的“当”字。门上坎悬挂一块黑底横匾，上写四个金色大字：“天信典当”。九戒疤和尚来到典当门外，抬头看了看，双足站稳，一哈腰把铜佛像放到地上，然后一撩僧衣，背向典当，面朝大街，双手合十，盘膝打坐在佛像之后，双眼微闭，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就一言不发了。八名小僧人分站在铜佛两旁，俱都单手打着问讯，也是不言不语。

看热闹的人们在天信典当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众人议论猜测，扬州的典当不少，这和尚为啥不到别处去，偏偏来到天信典当化斋？

那么，这“天信典当”到底是何人所开？此人姓吴，名延衡，昔日闯荡绿林，也曾干过镖行。后来金盆洗手，回到原籍扬州，开了这个天信典当。尔后又在城郊吴家寨设了一个靶场，在扬州城内外收了四五十名弟子。大家都尊称这位吴延衡是独占扬州的“老教习”。

这九戒疤和尚突然来到“天信典当”意欲何为呢？

众人正惊疑不解，忽见从典当内走出一个小伙计，冲和尚说道：“禅师，你是中途断了银两，前来化缘的吧？来，把这两吊钱拿去，足够你们几位吃上一顿斋饭的了。”伙计躬腰陪笑，递上两吊铜钱。不想，和尚头不抬眼不睁连理也没理。伙计没趣地退回铺子，来见帐房先生：“先生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我拿两吊钱给和尚送去，可他连眼皮儿也没翻，理都不理，怎么办？”

帐房先生一听此言，让伙计们看好店房，忙从钱柜里取出五两银子，来到和尚面前，抖了抖袖子，满脸含笑，一抱双

拳：“禅师，刚才我让伙计给你送来两吊铜钱，你老人家不肯收留，莫非嫌少？不瞒你说，掌柜的不在，我们不敢当家。我这个管帐的，大忙不能帮，小忙还帮得了。来，这两两银子请禅师笑纳，也够你们在路上用个三天两日的了。”

可是，和尚听过此言，仍是眼皮不翻，理也不理。众人不禁议论纷纷：“到底还是人家天信当典大方，出手就是五两银子！”“这花和尚，真是不知好歹！”

大家正在七言八语，忽见一行五人从远处走来。为首一人三十露头儿，身高七尺，穿蓝挂翠，戴着一顶壮士帽，橡皮球压顶，左鬓角斜插一朵守正戒淫花。模样十分英俊。身后跟着四个年轻后生，都在二十上下，个个都异常彪悍。

为首者姓张，名青，外号“草上飞”，又叫“飞毛腿”，乃是独占扬州老教习一代武林名师吴延衡最得意的大弟子。后边是张青的四个师弟：李玉、李佩、孙虎、孙彪。小弟兄五个出来游玩，忽见“天信当典”的伙计王五慌慌张张跑来。张青问：“王五，什么事情这么急呀？”

王五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大少爷，了不得啦，……”伙计把发生在铺门前面的事，向张青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，最后说道：“现在生意正忙，和尚这么一闹，围了几百号人，把铺门也给咱封上了。我看，这和尚是成心来找事儿的。帐房先生叫我赶快去给老爷子说一声。”

张青道：“王五，此事不用给老人家讲，省得惹老爷子动了肝火儿，有伤身子。走，领哥们儿看看去！”说罢，带领四个师弟直奔“天信当典”。

来到当典门前，张青微微带笑，抱腕当胸道：“各位乡亲乡邻，请大家闪闪。”

众人为“草上飞”张青闪出一条通道。张青走上来扫了九戒疤和尚一眼，看了看铜佛像，不由得暗暗点头。心想，这和尚决非一个普通的僧人，膂力如此之大，武功想必也很高超。便含笑问道：“禅师在何处出家，怎么称呼，因何来到天信当典，放铜佛堵住店门？是不是庙里遭灾，要复修庙宇，重塑金身？或许是禅师离开寺院，广积阴德，中途断了银两？禅师有话只管明讲，即便恩师不在，俺张青也能当点儿小家。三百两二百两，天信当典也拿得起。禅师若在此说话不便，请进寒舍一叙……”

张青这一席话说得非常客气，情真意诚。这也是老教习吴延衡平日教导有方，门风可嘉。老侠客常常教导门下弟子：“不管哪一家，只要拜我吴延衡为师，就得严守门规。若在扬州仰仗武功，仰仗我吴延衡的名头和声威，欺压百姓，动手伤人，我得知之后，轻者重责，重者逐出家门。如若做下恶迹，我不废去他的四肢，就结果他的性命。”门规如此之严，众家弟子谁敢违背？所以，大弟子张青对面前这个出家人十分客气。

和尚总算翻了翻眼皮，斜了张青一眼：“阿弥陀佛。施主，贵姓高名？”

“小可姓张，单字名青。蒙当地父老抬爱，送个绰号叫‘草上飞’。”

和尚闻听，哈哈大笑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张少侠。少侠，请问尊师现在何处？”

“恩师现居吴家寨草舍。禅师若想见他，俺张青愿带路，恩师定会以礼相待。禅师若有为难之事，讲出当面，恩师定会慨然相助。”

九戒疤和尚又是一阵大笑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少侠头前带路，贫僧登门拜访吴老侠客。不过，请少侠代劳，替老僧把佛像捧到吴府。”

张青一听，白净的面皮顿时红了。暗想：你个花和尚，欺人太甚了！这么重的铜佛，别说叫我捧到城外吴家寨，就是让我抱到当典之内，怕也要当众现丑，师门受辱。张青心中十分不快：“禅师何必仗势欺人！你哪庙出家，怎样称呼？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和尚狂笑道：“张少侠何必怒气冲冲？老衲的山门和法名对你讲来有何用呢？请少侠快去转告令师，就说有一老和尚久闻吴老侠客的大名，特来扬州拜访。”

张青把脸一寒：“禅师，叫我回府通风报信，可以。不过，有一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小可斗胆向禅师讨教一下真功。你不是藐视我张青吗？来，我请禅师慈悲慈悲，赏赐我两招，让我学上一学。只要你伤了我张青，就是我不去报信，我那恩师也会前来的！”

“嘿嘿，张少侠，老衲倘若与你动手，未免有失出家人的身份。刚才让少侠代劳，把佛像请进你府，你是不肯赏脸还是于力不及？来，老衲坐于此处，让你随便来拉。你要能把老衲移动半步，我马上带着佛像离开扬州。并且，逢人就说，遇人便讲，名师手下出高徒，威震扬州的老教习吴延衡不愧为一代武林名师。少侠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张青闻听，嘿嘿冷笑道：“老和尚，你真是欺人太甚。你给我起来吧！”说着，一个箭步上前，一把抓住对方的膀臂，用足内力猛拽死拖。

只见和尚坐在地上，双膝相盘，一只手童子拜观音式打着问讯，另一隻膀臂稍微摆了摆，屁股下面就像入地生根一般，身躯稳如磐石，纹丝未动。众人无不咂舌称奇，惊叹不止。

突然，和尚的膀臂轻轻一抖，把张青猛地甩出数丈开外，倒在人群之中。李玉、李佩、孙虎、孙彪看到此处，再也忍不住了。二李唰地抽出单刀，二孙也从腰内取下九节钢鞭。正当他们要仰仗兵器，四面合围，准备群战僧人时，忽听身后一声轻喝：“愚徒大胆！”随声从人群外面走进一位老者，“禅师今日来扬州拜访吴某，便是吴家的贵客。尔等竟然以主欺客，岂不叫禅师耻笑为师教徒不严？还不退下！”

众人一看，是吴延衡来了。老教习平日里待乡里和善，常周济贫困，帮助穷人。眼下，有人发难，自有好事者前去通风报信。

当时，老教习正在后花园教一少年练武。这少年不过十一二岁，面如冠玉，唇似丹朱，明眸皓齿，一身英气。头扎一根冲天杵的小辫儿，红头绳上系着两个制钱儿，浑身穿红，通体挂火，亚赛金童转世，浑若哪吒临风。这少年不是别人，乃是老教习的独生宝贝儿子吴三元。老教习与妻子康氏情深似海，直到四十开外，方得一子，老夫妻爱如掌上明珠。小三元六岁那年，便开始习武了。

吴延衡听罢报信人的话，愕然一怔，赶紧穿上长衫，扎上丝绦，走出府门，大步流星直奔当典而来。刚到当典门前，就见和尚一抖膀臂，把弟子张青甩到人群当中，李、孙等四个弟子各持兵刃正想动手。老人家这才低斥一声，喝退了弟

子们。

张青迎上来给恩师见礼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好言相商，银两资助。可僧人却恶言冷语，大话压人，这怎么能怪弟子呀？”

“奴才，还敢强词夺理，退下！”

张青无奈，谨遵师训忍气吞声地退到四个师弟跟前，垂首侍立一旁。

老教习来到和尚面前，潇洒带笑，抱拳施礼道：“不知禅师驾到，未曾远迎，老朽赔礼了。”

和尚这才慢腾腾地翻开眼皮，只见来人凛凛身躯，虎背熊腰，一双卧蚕眉下，两只大眼炯炯有神。通官鼻梁，四方海口，颌下三绺胡须，飘洒胸前。头戴古铜色鸭尾巾，迎门镶美玉，三尺杏黄绦齐眉一扎。上穿古铜色鹤氅，白护领，腰系宝蓝色丝绦；下穿古铜色蹲裆裤，脚穿青缎子抓地虎薄底快靴。看上去精神百倍，英风袭人。和尚这才慢腾腾地站起身来，抖抖衣袖，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问道：“来者就是威震扬州的老教习，一代武林名师吴老侠客吗？”

“岂敢，岂敢！老朽正是吴延衡。敢问高僧法号怎么称呼？云游扬州有需老朽之处，愿倾囊相助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贫僧领情了。既蒙吴老侠客动问，老衲只有实话实说了。贫僧根扎四川峨嵋山。”

“啊……禅师不远千里而来，想必是中途断了银两吧？”

“非也！贫僧的恩师是峨嵋派二家教主双展翅洪阁，单展翅洪亮。贫僧乃是洪家的第七弟子——笑弥勒广真是也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用手指指身后的八个僧人，“这八个出家人都是

贫僧的弟子。贫僧奉师命扩充峨嵋，壮大本派，准备新建庙宇。为此事，才带领八徒，千里迢迢赶到此地。正好扬州偌大一座古城，没有一座像样的佛寺。贫僧准备在此地大兴土木，建造宝刹。因路途遥远，贫僧不便从峨嵋山携带重金前来。老衲来到此地一打听，方知一代武林名师吴老侠客家资豪富，仗义疏财。昔日曾行侠仗义，替天行道。因此，贫僧才手托佛像，赶到当典门外。典当是假，化缘是真。既然老侠客慷慨仗义，广施善行，那么，就请资助贫僧在扬州古城建造一座寺院行吗？”

吴延衡听罢哈哈大笑：“禅师，老朽也是一心向佛之人。既然禅师要扩大门户，兴建佛业，老朽焉能袖手旁观？”

他转脸唤张青道：“速去当典之内，取白银五百两！”

张青答应一声，转身进了店房。他心中虽然一百个不高兴，一千个不乐意，可又不敢不取。见了帐房先生，支取五百两银子，放在托盘之上，复又来到吴教习面前：“师父，银两取到。”

老教习含笑说道：“禅师，区区五百两纹银，也算我吴延衡为佛祖一度金身，聊尽善心。请禅师笑纳吧！”

广真和尚翻翻眼皮，瞥了一眼银子，冷冷一笑：“吴老侠客，刚才你还谈到倾囊相助，难道这就是老侠客的倾囊之资吗？”说罢，纵声狂笑，“这可真是大出贫僧意料之外呀！刚才我已说过，我的恩师乃峨嵋山二家教主，贫僧乃是洪家第七弟子笑弥勒广真，就凭峨嵋山七少教主赶到此处，前来化缘，你就只给这区区五百两吗？”

吴延衡再有容人之量，闻听笑弥勒广真这番言语，也会

心中不悦的。五百两纹银的重金捐赠，对方竟然嫌少。广真三番五次地提起峨嵋山当代二家教主双展翅洪阁、单展翅洪亮的大名，又说他是峨嵋派七少教主。这不是仰仗身份欺压人吗？老教习按下胸中怒火，陪着笑脸说道：“禅师，你想化多少数字？请明讲当面吧！”

“贫僧不要多，也不要少。你家中所有的资财，我只给你留下二十两纹银当盘钱。你给我携妻带子，离开扬州城。这家业是我的，当典是我的，你弟子所占的码头也是我的。你的吴家寨也得让给我。吴家寨多大，我的寺院就建多大。你跺脚一走，我把家财收下后，一把火烧掉吴家寨，就地大兴土木，建起寺院，金塑佛像，这岂不是为佛业增光吗？吴老教习，你刚才谈到一心向佛，倾囊相助，总不会是一句空话吧？俺笑弥勒广真提的这个价码不算高吧？”

围观的百姓看得明白听得清楚，知道两下里非打不可了。于是，有些人吓跑了，有些胆大一点的就闪在远处观望。无不痛恨这个野和尚欺人太甚。

老教习强压怒火，抱拳说道：“禅师此言差也！虽然谈到仗义疏财，愿意相赠，修建庙宇，与佛祖贴金，但老朽却也不能把全部家产让给你呀！禅师提此要求，哪里是化缘？！禅师受峨嵋山洪二家的亲传，武功高超，艺业出众。今日来到扬州，也不过是想与老朽过上两招，打老朽一掌，踢老朽几脚，让老朽败在禅师手下，以显示峨嵋派的绝顶武功，便干今后扩充门户，是也不是？好吧，老朽情愿赔禅师走上几招！禅师，若在当典门前动手——前边不远就是州府县衙，万一惊动官府，多有不雅。不如在吴家寨我的花园之中，或是到荒郊野外，任禅师选择，你看如何？”

广真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吴老侠客既然不肯相让房舍、家产、当典、码头，提出要武力了结，可以，可以！只要在下不是你的对手，被你打一拳，踢一脚，沾衣挂袖，败在你手。佛像我不要了，带领八个弟子撩衣下跪，当着众多百姓的面，我给老教习磕个响头，承认老教习不愧为一代武林名师，跺跺脚离开扬州，回到峨嵋。老侠客意下如何？”

“高僧此话言重了。禅师万一落败，岂能让你当众磕头？”

“不，吴老侠客，我广真向来说话算话，一句话出口，如白染皂，绝无更改之理！”

“那么，老朽败了呢？”

“吴老侠客，贫僧败了，佛像不要，带领八个弟子离开扬州，临走之前，给吴老侠客磕头赔礼。你若是败了又该如何？请老侠客自己划个道儿吧。”

吴延衡哈哈大笑：“禅师，你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要败了，你往这里看，‘天信当典’的招牌摘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当典内所有一切，统归你峨嵋山所有。码头这一把交椅，吴延衡自愿交给禅师。吴家寨所有房屋、家具、田产、银钱、衣物，全部是禅师你的，老朽一物不取，一文不要，任凭禅师一把火烧光。愿在吴家寨如何建寺院，全凭禅师作主！”

“吴老侠客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这可不是儿戏呀！”

“君子说话，岂可乱发？一句入耳，九牛难拔。禅师，你我在哪里动手？是在吴家寨花园，还是在荒郊野外？”

广真说：“在吴家寨花园，那是老侠客的府内。你我动

起手来，万一贫僧我一招不济，败在你手，乡亲们会有误解。认为吴老侠客不是我的对手，暗生一计，仰仗人多势众，众家弟子一起助战，共伤老僧，老僧才败在你的手下。那时候，不仅不能显示吴老侠客的身手，助长吴老侠客声威，还会引起父老乡亲对吴老侠客的疑心。若在荒郊野外，众位乡亲谁又愿意远途奔波，去观看这场打斗？你我二人动起手来，谁胜谁负，谁弱谁强，又有何人为证？怎么能决定哪一家离开扬州，哪一家回峨嵋？”

“禅师，依你之见？”

“就在这当典门外！”

“若被官府得知，万一怪罪下来——”

广真哈哈大笑：“小小州府县衙？非是老衲说句大话，峨嵋山七少教主既然敢来扬州，我也就没把四品皇堂看在眼里！”

广真和尚这句话一出口，周围的百姓无不暗暗咬牙，秃驴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今天只能把吴老侠客欺压到这种地步了。你不但大话欺人，对老教习如此无礼。而且口吐狂言，藐视官府。如此作恶，哪里像佛门弟子？

当然，也有一些无赖之徒，暗暗高兴。哼，还是这和尚有胆量。别说吴延衡，就是当地的父母官，四品皇堂，和尚都没有放在眼里，真是个好样的！这些无赖之徒，平时作恶，顺吃溜唱，打架斗殴，偷偷摸摸，买东西不给钱，调戏妇女，欺压小商小贩，老侠客没少管教过他们。因此，他们怀恨在心，巴不得笑弥勒广真把吴延衡赶出扬州，以便他们为非作歹。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

老教习一听和尚说出这等话来，不由心头火起，说道：

“僧人口吐恶言，藐视官府，如此作恶，岂不有辱佛门？今日你来到扬州，无事生非，搅闹当典，恃艺讹人，真是欺人太甚！俺吴延衡岂能怕你？”说罢，解开缢绦，一抖肩膀甩掉鹤氅，刚要动手，就听身后有人大叫一声：“师父，你且退下，弟子代劳！”吴延衡回头瞪了张青一眼：“奴才，这个仗能是你打的吗？”他喝退张青，又扫了一眼众家弟子，心里边就翻腾开了：真的，和尚既然敢藐视官面，独自一人带领八个弟子离峨嵋，进扬州，单单找我吴延衡寻衅闹事，夺码头，砸当典，抢我的吴家寨建寺院，岂能是泛泛之辈？他必然深得峨嵋山洪阁、洪亮二家教主的真传。肯定武功高超，艺业惊人。万一我吴延衡败了，扬州城就再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，存身之所了。可叹我晚年得子，三元才一十二岁，孩子还没有成人，我那老妻康氏如何带子求生？老侠客想到这里，不由得低低地唤了声：“徒儿张青。”

“见过师父。”

老侠客把张青拉到一边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跟随为师十余载，咱们师徒怎么样？”

“师父，弟子蒙恩师栽培，谆谆教诲，恩深似海，情如父子……”

“今日一战，为师胜败尚在两可。如要胜了，一字不提。要是败了，你可要答应为师两件事情……”

“师父，哪两件事情？”

“一，不准你带领众家师弟前来替为师报仇。为师不济，你们岂不是白白送死？和尚手狠心毒，再要伤了你们，为师我死在黄泉之下也不能瞑目；二，万一为师有危，丧身僧人之手。只望你背走我的尸体，带领师弟们回到家中，护